

罷之亦明矣、後世子孫徒學其武猛、日夜攻戰以爭
尺寸、而不知祖先之所以立國者、自有道、安得不覆
亡哉、

此段文字
係在
三
人
之
中
所
取
也
其
意
在
於
論
戰
之
道
也
其
言
之
意
在
於
論
戰
之
道
也

◎毛利元就

毛利元就攻出雲七年而舉之、可謂久矣、然兵鋒不
挫、財用不匱、糧食不竭、國人不苦、古今奇之、夫七年
之久、戰不能無利鈍、年不能無豐凶、元就何術而如
此也、且子氏雖衰弱哉、然藉累世之儲蓄、城守七年、
亦已壯矣、則攻之者安保士氣之不耗竭、而敵人之
不乘釁、元就又何術而如此也、豐太閤師天下之兵
以圍小田原、不拔者數月、而兵鋒頗衰、元就子隆景
進休兵、鼓勇之說、然後能克之、隆景之策、蓋出於元
就、則元就之取出雲、果用此術歟、抑亦有奇謀秘策

不可得而測者歟。曰不然。元就蓋有一術而當時不知。其術非佗。以寬惠收人心耳。方厓子氏之城守也。其所憂者非士卒之不精。則城壘之不堅也。非糧食之不多。則器械之不利也。而元就務撫恤。降附以收其民心。民心日離。厓子氏而七年之久。愈益問其疾苦。恤其孤窮。故厓子氏之於元就。防禦非不力。謀慮非不深。唯其民日離。而國日孤。所以不免淪滅。厓子氏非至愚者。淪滅而不悟。亦有由矣。應仁以來。天下幅裂。何年無兵。何地無戰。亦唯以力相轉。以譎相傾。而未有能收民心者。能收民心者。東有早雲。西有元

就。厓子氏之不悟。亦宜矣。何以知其然也。元就嘗從大內氏攻出雲。進策曰。宜先撫納而後力攻。大內氏不從。敗而還。夫佗人之攻出雲。元就猶欲試是策。即其自用之於佗。日亦明矣。人心苟歸我。則兵鋒何繇而挫。財用何繇而匱。糧食何繇而竭。國人何繇而苦。故取人之國。莫善於先收其民心。元就晚年。出雲嘗亂矣。厓子勝久以驍武之姿。據其故土。而輔以山中。幸盛之雄猛。宜其盤結不拔。而毛利氏之兵一出。則所向無前。勝久曾不能保立錐之地。此可以見民心之不復思厓子氏也。其所以不復思厓子者。豈偶

然哉

◎織田右府

允事取目前之快而不深究異日之利害者非英雄也。亂世之雄唯武是極。攻一城唯恐不拔。伐一國唯恐不取。晝夜爭戰必克而後罷。快則快矣。然此豈足以取天下哉。取天下者城可拔而不必拔。國可取而不必取。審彼我之勢。究利害之源。故天下之所爭者或不之爭。而一旦奮起。則嚮之所不爭者皆不得不歸我。然後天下無不可拔之城。無不可取之國矣。斯之謂英雄。吾觀織田右府之為人。雄猛果於殺戮。其於利害似不能深究者。然觀其所以經略天下。則深

謀遠慮有不易測者何以言之今夫長篠之捷乘勢
長驅則甲斐可滅也姊川之役乘勝窮追則小谷可
拔也而右府不為當此之時天下之所畏者謙信而
謙信之所日夜窺伺者右府也而武田勝賴介在其
間謙信宜先滅之以畜右府而不之為者蓋有術矣
謙信豈不欲取甲斐乎然其言曰吾與其父爭而不
能取及其子而取之吾不忍為也謙信固嘗負義勇
之名今為此言誰不之信即勝賴亦必傲然曰彼不
復擊我無還顧之憂奈何不擊織田氏此其所以
日夜西兵而在謙信則固謂彼猛而無謀不能克織

田織田必能滅之而織田之力亦竭然後吾宣言甲
斐吾所不忍取而彼敢取之吾為武田擊織田則甲
斐之人孰不之應其術益如此夫謙信與信玄爭而
不解故右府得闢其國今信玄既死謙信乃將使右
府與勝賴爭而後并吞之此英雄爭國之術而右府
知之故甲斐可取而不取者以此也至姊川之捷則
不然長政義景相為唇齒而義景既敗小谷之勢孤
衆况小谷名城長政名將拔名城滅名將此它人之
所竭力而爭願右府乃不之為蓋名將而守名城雖
摧敗困蹙之餘譬之猛獸傷而據穴吾執戈殺之彼

必將跳騰踊怒極其力而後死則我亦勞矣況越前未滅彼猶有所恃則其所以激厲士卒者未必無術故小谷可拔而不拔者以此也異日越前滅然後取小谷謙信死然後滅甲斐繇此觀之右府之謀可謂深而其慮可謂遠矣若夫右府之善用人則天下後世之所知有不待論者而其所以為實有不易測者方此之時海內群雄唯北條勇而寡謀天下之猛將足以辦之故遣瀧川景勝雖有謀而年猶少天下之老將足以辦之故遣柴田佐佐至於毛利氏則其國大而有人今欲取之用勇將耶吉川在焉用智將耶小

早川在焉是智勇皆不足用唯器度恢廓之一羽柴足以搯其吭而奪之氣故命之羽柴而兩川果知其不可當此其審彼我之勢者可謂明矣嗚呼右府於天下國家則不取目前之快而利害是究唯其所以

雖然右府
部下則右

為最第一文辭

末段友部氏欲刪去予則以為
此餘波自不可無矣 蔚

者破英雄惟慘之秘疏解遂圖譏論最痛快其筆力是以凌厲千古但雖然已下思屬蛇足刪去不更更佳也

必將跳騰號怒、極其力而後死、則我亦勞矣、况越前未滅、彼猶有所恃、則其所以激厲士卒者、未必無術、故小谷可拔而不拔者、以此也、異日越前滅、然後取小谷、謙信死、然後滅甲斐、繇此觀之、右府之謀、可謂深、而其慮、可謂遠矣、若夫右府之善用人、則天下後世之所知、有不待論者、而其所以為實、有不易測者、方此之時、海內群雄、唯北條勇而寡謀、天下之猛將、足以辦之、故遣瀧川景勝、雖有謀而年猶少、天下之老將、足以辦之、故遣柴田佐佐、至於毛利氏、則其國大而有人、今欲取之、用勇將耶、吉川在焉、用智將耶、小

早川在焉、是智勇皆不足用、唯器度恢廓之一羽柴、足以搯其吭而奪之氣、故命之羽柴、而兩川果知其不可當、此其審彼我之勢者、可謂明矣、嗚呼、右府於天下國家、則不取目前之快、而利害是究、唯其所以待將士者、時或不能然、此其所以取禍歟、雖然、右府未取天下而沒、而定天下者、出於右府之部下、則右府亦可以無憾矣、

戰國英雄交爭、無有凌織豐二氏者、六雄論亦以此二篇為最、第一文辭

◎豐太閣

天。下。不。能。無。強。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豪。傑。將。
 大。有。為。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蹕。厲。風。發。一。新。天。下。
 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為。強。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
 震。蕩。萬。物。殆。為。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
 英。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也。我。神。國。嘗。強。矣。殊。域。
 震。懾。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
 之。後。在。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仁。德。朝。則。
 一。伐。新。羅。在。雄。略。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在。
 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麗。在。推。古。朝。則。一。

絕域 萬里

若指輶地則共似過遠遠誠然但勢不得如此

克

是時視絕域
四里濟海而天

王室稍

衰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不畏
鬼界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怪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止而
北條北條止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橫日甚彼傲然以

為 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為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我既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脩使於明得其爵弼以夸天下得其錢貨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蕃國足利氏視明主猶君上而
衰弱之極至此 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 王室豐太閣興而 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 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願

伐新羅在 齊明朝則一伐肅慎當是時視絕域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下不以為勞其強盛蓋如此中古以降 王室稍衰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不畏 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恠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止而 王室困於北條北條止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橫日甚彼傲然以

為 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為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我既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脩使於明得其爵弼以夸天下得其錢貨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蕃國足利氏視明主猶君上而 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 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 王室豐太閤興而 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 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願

掃蕩後前陳腐之論建言光明俊偉不啻為豐沛
氣實為 神域增輝如以天文地間自不可少 蔚章評

昔在漢武帝大舉擊匈奴遂到府庫單獨杼軸空虛以是遷固皆
譏切以為贖武窮邊報跡亡秦後世儒者以其言為口實獨揚于雲
謂孝武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野之戎以為不勞者
不久供不贖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鐵虎之喙運府庫之財
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近時牧齊激賞此論為天下大計者無亦嘗以
為大閭之征韓雖極海內之疲耗而但豐家之傾覆乎美我至矣震懼
皇威不敢輒洩指於我邊界者蓋以有是舉也明史稱大閭之威振
於西域豈可不謂威也邪今讀 先生之文能發揮大閭之所以有
懿勳於 皇極驚嘆不啻便將以牧齊氏激賞于雲論之語評之

世儒論豐臣氏皆從其家成敗上起見故以西征窮兵黷武伯行通觀古今大勢於後當時西蕃不得不征上起見
如此立論方可謂能說出大英雄心事者矣文亦軒豁開肅稱其正史之論

八將論

○蒲生氏鄉

天下之雄、天下所慕也、天下之所不敢為者、有英雄
奮然而為之、則天下之欲效之者多矣、後之英雄、非
不欲不敵前人之軌轍、顧勢有所不可、而積習已久、
有不可得而變者矣、源右將乘 王室之衰弱、據
鎌倉以制天下、而北條氏翦其子孫、鋤其豪傑、而奪
之柄、於是天下以為不據鎌倉則天下不可得而畜
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鎌倉是畜、及 後醍醐
帝平鎌倉、足利尊氏乘 帝之宴安、擁立新主、據

振 皇
萬之師一
之威也而
以視太閤而
祖宗之恥也
新覺羅氏之
然畏懼歛手
役無功於